

品读江西

不作曲柳逢春风

□ 郭志锋

发源于巍巍万洋山脉老米坳的遂水，由西南向东北，曲曲弯弯，跌宕起伏，到了万安县境内大名叫桂江。

而他的人生就从桂江边开始，由桂江至赣江，由赣江至长江、至黄河，从此激情荡漾，浩浩汤汤。

一

明朝正德七年正月的某一天，有一群白鹤拍动翅膀，飞过赣江，又飞过桂江，飞到江边的西塘村，聚集在一户人家的屋顶上，久久地盘旋。

须臾，从那户人家传出一阵婴儿的哇哇大哭声。

刚刚落地的是个男娃，取名朱衡。

村里的族长一手指着那只领头的白鹤，一手捏着下巴上长长的胡须，喃喃道：“白鹤飞翔，一飞冲天。”每当朱衡的母亲说起这个故事，双眼就会放光。此类美丽传说，被朱衡当作母亲的一种期望，从此闻鸡起舞，发奋学习。每天，从私塾里放学回来，朱衡都要到桂江边诵读诗文，看江水静静地奔流，看晚霞映红整个江面。看着、看着，滔滔江水就从他的眼睛里，流进了他的心里。

嘉靖十年，朱衡背着行囊从西塘码头启程，坐船从桂江进入赣江，再顺流而下，先进鄱阳湖，接着入长江，向着京城进发。次年，朱衡高中进士的消息传回了万安，乡亲们奔走相告，将一块写着“进士及第”四个大字的牌匾挂上了朱氏祠堂。这份嘱托，这份期待，朱衡牢记于心。无论是担任尤溪知县还是婺源令，他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建祠宇、兴教育、修水利，竭尽全力。

在福建提学副任上，朱衡以“道南源委”自勉，写下《道南源委录》十二卷，以程朱理学传承为主线，顺着宋代理学初理学家的学术脉络，借助人物小传与宗派图谱，系统梳理二程道统经杨时南传至朱熹的完整体系，包含正录、附录、续录三部分。写着、写着，朱衡仿佛看到了江水的流动，听到了江水的咆哮。

二

大江大河，既能赋予人类澎湃的激

情，也会带给人间灾难。嘉靖四十四年秋，黄河洪水肆虐，沛县飞云桥河堤忽发决口，洪水涌入昭阳湖，河道因此淤塞，南北漕运被切断，沿途百姓苦不堪言。

朱衡时任南京刑部尚书，但皇上一纸任命，陡然改任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工程建设。危难之际领命，朱衡二话不说，火速赶赴灾区，亲临抗洪一线，深入险段勘察灾情。面对旧河道淤塞成堵的困境，朱衡毅然决定从南阳至境山开辟一条新河道。此举一出，舆论哗然。个别官员以为工程浩大、时间紧迫，断言这是痴人说梦，工程必将半途而废。朱衡拍案而起，厉声驳斥：“过去的南北大运河非天降，乃人力所为。此工程成，遇洪能防洪，遇旱可引灌，恢复漕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动员民众参与治水，日夜奋战，工程进展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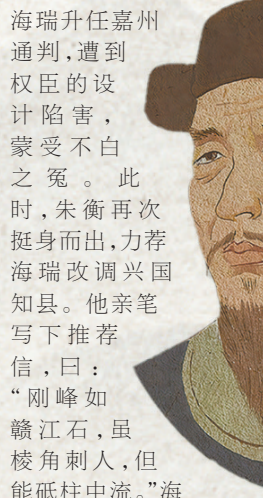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隆庆元年六月，山东、江苏等地山洪暴发，新河堤岸被毁，数百艘漕船受损。工部给事吴时来认为新河决口原因在于“以一堤捍群流”所致，朱衡经实地考察，认为吴时来的意见正确，遂再开四条支河，分流诸水，减少新河压力。同时，朱衡建议在东平、兖州等地改凿新渠，以远避黄河之水，保持渠流平稳。为此，他经常驾着小舟，在工地上穿行，哪怕刮风下雨，也不改其行，勘测水文地形，监督工程质量，发现问题，坚决纠正。对于朱衡的勤政，人人赞曰“廷臣可使，无出衡右者”。

隆庆元年，穆宗即位，高度重视朱衡治黄，增拨了大量经费，民工热情空前高涨。两年后，朱衡疏浚旧河道26.5公里，新建减水闸20座（其中留城至夏镇6座，夏镇至南阳段14座），开挖新主河道70.5公里。在运河左堤，面向下游又建18个水口，以泄独山湖积水及东部山水河道入运，亦可泄运河异涨之水分入昭阳湖。朱衡还亲自考察监管人员，精简夫役，将节省的经费用于长期维修，以减少国库开支与百姓负担。朱衡治水，提倡“一费百全，暂劳永逸”，使河道20年安然如故，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三

历史的长河，飞溅起一朵浪花。

朱衡是海瑞的伯乐，早期，他举荐海瑞为淳安知县。1562年，海瑞升任嘉州通判，遭到权臣的设计陷害，蒙受不白之冤。此时，朱衡再次挺身而出，力荐海瑞改调兴国知县。他亲笔写下推荐信，曰：“刚峰如赣江石，虽棱角刺人，但能砥柱中流。”海瑞到任后，严惩贪官、修水利，百姓称其“海青天”。有一次，朱衡巡视赣江，特意绕道兴国，去查看海瑞的任职情况，结果在田野上碰见了海瑞。当时，他正站在田埂上与一位老农交谈，官服上沾满了泥巴。朱衡非常高兴，笑着对他说：“此乃真为官者。”回京后，朱衡又将海瑞写的治水方案呈报朝廷，却遭同僚非议：“海瑞清名在外，实难驾驭。”朱衡掷笔于案，大怒道：“若天下皆海瑞，何愁黄河不治？”



朱衡性格不喜张扬，但内心却有江水一般奔腾的激情，遇事爱较真，勇往直前。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后，朱衡与他意见相左时，都能坚守原则。上任之初，张居正就特意向他征求任职意见，朱衡明明知道首辅正积极改革，依旧提出“调护圣躬，爱养元元”的保守主张，导致张居正对其产生不满。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朱衡却在工部裁减工程开支。于是，张居正派使者暗示朱衡，要他大力配合新政，尤其在工部，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居正的命令，但朱衡一听，却将手中的茶杯重重顿在案上，大声地说了一句双关语：“治河如治水，急流须疏不宜堵！”本来，张居正已考虑让朱衡出任吏部尚书，但看他“太傲”便放弃了，转而提拔了资历较浅

但易掌控的张瀚。

据《明史》记载，因为朱衡多次反对内府用度，从而埋下了隐患。“衡先后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穆宗时，内府监局加征工料，滥用不啻，衡随时执奏。”连皇太后的用度，他都敢插手：“皇太后传发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庙。衡复争，报闻。”

张居正作为当朝首辅，见“衡性正直，遇事不挠”，心头自然不悦，所以朱衡“不为张居正所喜”。朝廷上的一系列风云雷电，在朱衡的心里掀起了巨浪，一波又一波，久久难以平静。

四

万历二年五月，再次受到弹劾的朱衡毅然告老还乡。

此时的朱衡，已是两鬓斑白的63岁老人了。

他乘一叶扁舟，过长江，又进鄱阳湖。当船从湖上转向赣江时，朱衡急忙走到船头，眺望着远山，想象着故乡的面貌。几天的行程，实在难熬。当船靠近西塘，他迫不及待，脱了鞋，赤着脚，蹬着浅水，急切下船。走到村口，老樟树依然苍翠，但朱家祠堂的牌匾已然蒙尘。他看着“进士及第”的牌匾，对随从说：“人如赣江水，终要东流去。”

十年后，七月的一天，他病逝于西塘老宅，临终前嘱咐：“葬朱衡于赣江边，听得见水声便好。”朝廷追赠他太子太保，但当地百姓更愿称他“水神尚书”。翻阅台北故宫博物院存世孤本《朱镇山先生集》20卷，其中有一句是朱衡对自己性格的概括：“宁为直木遭斧斤，不作曲柳逢春风。”

也许你会疑惑：为何工部尚书要去治理黄河？为何工部尚书要与内阁首辅硬扛？答案或许就在赣江的一朵朵浪花里——那个西塘青年顺流而下时，早将江水奔腾的魂魄刻进了骨血。或许，他治理的不仅仅是黄河，还有人们内心的一些淤塞。

当我们再次顺着江水远眺，仿佛还能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正沿着江面踏浪而来。

（本文配图由朱衡像，资料图）

怡情诗笺

光芒 (一组)

□ 林莉

光芒

无由想起扁豆花
篱笆上举起紫白的花冠
香气淡淡飘扬

寂静从弯曲的藤蔓间
涌起，没有风，时间也停止摆动
我很久都没有回到故乡了

如果去到篱笆边
我就会收集云彩一样的花朵
当成一个个好消息告诉你

但一直没有风，也没有脚步声
扁豆花爬满秋天，又一年
朴素而温暖的事物，照亮归途

重返东埠码头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高岭土、瓷器从此处
沿水路运往各地

一条东河，出瑞里、东埠
鹅湖、臧湾、王港
至凤凰嘴入昌江，把沿岸村镇
带到更广阔的世界

河上的三座桥分别为石桥
木板桥和东埠大桥，在时光中
连接着过去、今天、未来

老街仍在，青石板上还存有
独轮车碾出的凹痕，记录着
曾经的繁华景象

没有谁能讲完一座古码头的故事
麻石上的浣洗声，船只航行声
一群白鹭拍翅声，似有若无

世世代代，有人迁徙而来
有人挥手离开
而巷陌烟火与窑火千年不熄

河底的棒花鱼、鹅卵石
成为信物，长久守在这里
既搅动着一条河的风生水起
又将所有喧哗化为寂静

庐山

李白初登庐山，正值
意气风发时，他看见
三千尺的银河，青春飞扬般
从云中跌落

一条瀑布，常在雾里隐身
又在雨后虹中显影
它一直在飞，千年未停
只是望瀑的人，来了又走

这个暮晚，我立在崖边眺望——
骤雨忽至，整座山
被云雾收进怀中
瀑布时隐时现，远处
长江带着满城灯火奔向大海

流水不朽。多少人与求索
把这座山推向了高处
我从未知如此感到世事珍贵——
那些我热爱的，都在深山中

杂货铺

几朵白云，令人恍惚
一个阿婆在入门口一旁
守着她的杂货摊
矿泉水瓶中的酸豆角
竹篮里两条冬瓜
还有一些糕点和特产
这日常的美和朴素生活
使一座小村子
更具烟火气息与活力
当我们像远方游客来了
又走后
一个阿婆、几朵云
留在秋风中
成为秋天的图腾

豫章随笔

办公室养花

□ 帅美华

我想，热爱工作的人，都希望劳累之余得到一些关怀和慰藉。比起奶茶与甜点，吃了还担心增糖、增脂、增重，花草才是最好的、毫无副作用的解压神器。

有位同事，隔段时间就带些多肉来分送给大家。花盆是他在网上买的，多肉是他家小院里的风露和泥土滋养出来的。培土、上盆、袋装、车载，他不辞辛苦地从家里带来。收到的人惊喜，送出的人快乐，一股融融的暖意在同事间流淌，如泉流般，细小却珍贵。我也得到了一盆。

可每个人的磁场是不一样的，一盆绿植能否与这个处长相厮守，得讲缘分。尽管细心呵护，那盆多肉叶瓣还是一片片枯黄、萎落了。因此，那些能在我的办公室一直活下来的植物，我都分外感激。更不要说，它们每天带给我不同的惊喜。

菊花的品种有两万种之多。菊苞，如纽扣，一粒粒顶在枝头，绿色的萼片把花瓣包裹得紧紧实实。像开盲盒，在它绽放时，你永远不知道等待你的是将是什么。紫叶酢浆草没有眼睛，可它的每片叶子上，仿佛都长着一双比人眼更敏锐的眼睛。暮色四合时，三瓣心形叶片组合的叶子，如小伞般一一收拢；晨光熹微，又一片片撑开。这命令的下达者是谁？为何能如此精准地契合昼夜的更替？油画吊兰，每一个新萌出的叶芽，就是一朵精致的紫衣绿里马蹄莲。它新生的模样，让你惊讶，让你赞叹，让你想遁入洪荒太古，去探寻那埋藏在生命源头的秘密。

不用说，植物是天生的调色大师、色彩搭配大师。不管是花还是叶，它展示的每一种色彩都那么让人舒服。被电脑屏幕奴役的眼睛，一触到它，便能获得一种莫名的愉悦。爱之紫（小菊名），沉静的绿叶托起几朵紫红色的荷花型小花，远看一株，清雅脱俗，丽而不躁；近看一朵，层层柔嫩的红色花瓣，环护着中间绿色的蕊心，娴静端庄，艳而不妖。

紫叶酢浆草，叶子是天鹅绒般华贵的深紫色，这样富贵的颜色，若大团聚集，便像浮躁的纨绔子弟在炫富，让人生出几分厌倦。粉白的小花朵仿佛猜透了你的小心思，从紫叶间悄悄耸立出来，娉婷婷婷，微风吹动，仙姿袅袅。细看小花那美得无法言说的肤色，你才发现，调制它的，竟是白色和掐自叶片的一丝紫。花的颜色与叶的颜色，一冷一暖，一素一艳，对比鲜明又遥相呼应，构成一个供世人模仿的美学典范。

有人说，美丽的花朵会促使人体分泌多巴胺，所以我们看到花，都会心生欢喜。可我想，植物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案头的绿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角度，去窥探隐藏的线索，从纷繁杂乱的世界上凸显出来，呈现在我们眼前。一枝油画吊兰，离了母株，并不会悲观、哭泣，它们只要遇到一星土、一滴水就会生出根来，繁衍出新的植株。多看几片叶、几朵花，你就会发现，植物天生就带有“化”的能力——化污浊为洁净，化腐朽为神奇。它们好像每时每刻都携带着清洁剂，净化自身，源源不断地向外界输送生机与美。这生机与美在我们眼中的每一次显影，就是对我们的一次激励。我们也是生命体，我们的内心同样存在着巨大的能量库，只不过，它有时被人世间的自私与冷漠所冻结。花草的每一次激励，都是一次唤醒、一次化冻。所以，再寒冰的脸，在一朵花前，都会不自觉地舒展开来，露出一丝笑意。

有心理学家说：“生命力天然就是攻击性。攻击性就是生命力。”因为生命力最原始的表达，就是带着攻击性的、向外伸展的能量。油画吊兰就是这种生命能量最极致的体现。它的花枝先是直直向上伸展，当上方再没有空间时，它们会弯曲下来、垂落下去、向下、向左、向右、向后拓展，最后铺展成一道四面流泻的紫绿瀑布。

而临窗的紫叶酢浆草，一直在长叶，一直在开花，它的叶冠却一直是那么大，如一个饱满的半球，不增一分，不减一分，以精当的比例含住盆口。在它身上，你会得出另一个结论：除了向外伸展，除了攻击，除了扩张，生命力，还在另一维度，以另一种方式在呈现。酢浆草的叶冠之所以能一直保持着完美的半球型，是因为每生出一茎新芽，就有一片老叶自行萎去，化作一缕不易为肉眼所见的细线，隐进茂密的叶丛里。像我们身体里细胞的更替，酢浆草在有限的空间里，悄然进行着生命的接力。

在这场接力赛中，我们看到了克制、隐忍和牺牲。那如一缕香魂逝去的叶和花，并非不热爱生，而是用自我的毁灭，去维护一个族群的新鲜与活力。与它们一样，在人类这个族群中，也总有一些人，甘愿担起命运的重负，匍匐前行，必要时，不惜用自己的热血来浇灌身下的这片土地。这也是展现生命壮美的另一种力量。

初光之上

□ 南方

世上奔赴光的每一场守候，都藏着温柔期许。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得名，独享最早的破晓时分。当广袤大地仍沉眠于沉沉夜色，这片海岸已然抢先接住天地间第一缕初光。

我静立海边，等候朝阳自沧海间破雾升腾。心中期盼的，不只是天光破晓、山海一清的壮阔景致，更是这片黄金海岸独有的风骨底蕴——山海灵气相融，古今文脉相承，这是一场跨越岁月的奔赴，一次纯粹赤诚的山海朝圣之约。

此地古称海曲，便是王勃《滕王阁序》中“甯梁鸿于海曲”之地，地名自带不屈风骨与坦荡襟怀。骆宾王临海寄情，挥笔写下“白云照春海，青山横曙天”，千古诗句为这片山海披上绵长诗意。千百年沧海变迁、世事更迭，诗句里蕴藏的孤高、豁达与辽阔，始终与海岸气韵共生共存。日照动人的从不止山水相依的风光，更有千年文脉浸润沉淀出的温润底色。

破晓之前，大海如一方幽邃黛青古砚，沉静厚重。我沿着海龙湾缓步前行，海风吹来阵阵清凉的风，满是海天独有的清润湿气。前方素白灯塔静静矗立，在朦胧天光里干净沉稳。它是海岸无言的守望者，将岁岁年年的光阴，站成山海间恒定安稳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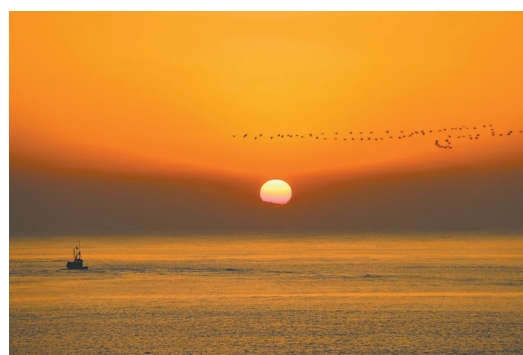
海岸线向内陆缓缓延展，花屿海滩绵长柔和，阳光岛、童话岛、情人岛错落依偎，安然静卧碧波之上。褪去白日游人喧嚣，黎明将至的海岛，自有一份隔绝尘俗的清宁。远处日照港轮廓慢慢清晰，停泊的巨轮、林立的塔吊，尽显现代滨海都市雄浑开阔的气魄。古海曲流传千年的诗意从未被时光消磨，反而与港口蓬勃新生相融，赋予这片大海盎然的鲜活气象。

薄雾萦绕远山，层层山峦静卧天地。卧龙山绵延黛色，敦厚沉稳，如同天然屏障温柔守护一方山海；奎山灵秀清丽，阿掖山苍劲雄奇，二者与万顷碧波交相映衬，天地清朗，意境悠远。

这片山海，文脉源远流长。祖籍莒地的刘勰，于定林寺古银杏下著成《文心雕龙》，至今仍在中华文学长河中熠熠生辉；明代大儒焦竑亦出于此，山海淬炼一身风骨，让书香文脉代代相传。苏轼知密州时，也曾眺望这片海岸，他独有的旷达胸襟，想必早已随长风漫过山河，将洒脱诗意刻入日照每一寸土地。此地每一回日出，照亮的从来不只是山川风物，更是传承千载不断的斯文底气。

天色缓缓苏醒，黛青海面渐渐透出微光。水天相接处先浮起一缕浅淡绯红，似有若无，轻柔铺向整片海平面。我站在天台山上，内心澄澈安宁。先人仰望苍穹，敬奉初光的一片赤诚，与此刻静心候光的我心意相通。人本向光而生，城因初光而名，日照，本就是人间离破晓最近、最贴合本心的城。

霞光层层漫染长空，自浅红过渡为暖橘金，又晕开一层柔和紫雾，层层叠叠铺满天际。静谧海面被霞光划开，细碎金光随浪翻涌，明暗交错。长风掠过



日照日出 一宸摄

茫茫沧海，天地间温柔浩荡，盛大却寂静无声。海上碑静靠岸边，潮起潮落长年摩挲石刻纹路，碑刻无言，却诉说着这片山海，年年铭记每一场日出。

须臾之间，红日挣开水天交界，缓缓向上升腾。没有骤然刺眼的强光，只剩从容磅礴的温柔。它慢慢脱离海面，色泽由温润橘红转为透亮金赤，次第照亮群山、海岸与整座城池。山间薄雾尽数消散，卧龙山通体镶上金边，潟湖水波澄澈，海岛明净清新，港区开阔舒展。整座滨城自长夜中缓缓苏醒，满目温润生机。

融融晨光轻落肩头，裹挟着咸润海风与草木的芬芳，温柔包裹世间万物。此刻我才恍然：天下日出千千万，皆是寻常风景，唯有日照的破晓，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相逢。

站在辽阔山海之间，心中所有驱动不安悉数消散。人的一生，始终都在追寻光亮，而日照的初光岁岁如期而至，温柔坚定，等候着所有的心怀热忱、向阳前行。远古先人到此祭日祈天，敬畏天光；如今我们奔赴海岸，静候破晓，抚平内心纷扰。相隔千年的人们奔赴同一场海上日出，坚守一脉相承的初心、向阳而生的赤诚。

朝阳徐徐升高，万里长空洒满金光，大海烟波浩渺，山河清朗明净。千年海曲文脉生生不已，万里山海朝朝焕发新容。这座自诗词古韵里走来的滨城，每一次初光降临都洗去尘埃，在四季流转中日日常新。

这是初光先照之地，蕴藏人间最质朴、最坚韧的生命力量。初光之上，有万里辽阔山河，有千载绵延文脉，有永不枯竭的凝视。只要心底长存灼灼光亮，便不惧漫漫黑夜、风雨坎坷；只要每一次破晓新生，不负每一寸锦绣山河，不负人间岁岁朝夕，生生不已。